

著名天文学家李鉴澄去世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李鉴澄 12 月 4 日在北京安然辞世,享年 101 岁。

李鉴澄 1905 年 1 月生于江苏吴江。上世纪 20 年代在厦门大学数学系就读期间,他选修了经典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课程,从此与天文学结缘。他全程参与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早期筹建,并对建设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北京天文台和长春等地的地震台做出过重要贡献。

在 70 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李鉴澄取得了很多天文学研究成果。他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天文观测仪器的结构、功能和历史演进基础上,最早论证了中国是第一个在天文仪器(简仪)上使用滚柱轴承的国家。他创立的“太阳黑子目视描述记录”,至今仍在云南天文台使用。

除学术研究外,李鉴澄还十分重视普及天文学知识。他在担任新中国第一本天文科普刊物《天文爱好者》首任主编时,提倡朴实无华的文风,对资料、数据的出处及论述的严谨提出很高要求。他参与了《中国天文学史》、《自然科学小丛书》、《科学技术名词解释——天文部分》等编撰工作。李鉴澄还是对我国天文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九位元老之一。

李鉴澄的书房



虽然寒风依然凛凛，但年历上分明告诉我们已是春天了。

2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宣武门西大街的一座楼房里。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李鉴澄在这里安度晚年。房间陈设简单而实用，一个单人床、两个单人沙发、一个长条

沙发、一个酒柜、一台电视机。环境融洽而温馨，墙上还贴着上个月为老人举办百岁寿辰的百寿图、百福图、寿联。

阳光从南窗照入，老人安详地坐在沙发上，心中惦念我国的天文事业，女儿来看他，手中也不舍放下最新一期的《天文爱好者》。

老人现在生活起居很有规律，早8时左右起床，晚10时左右睡觉，中午饭后小憩一会儿。若不是3年前不慎从沙发上摔倒在地，股骨头做了大手术，老人会在此时与高手对弈呢！原来老科学家爱好围棋，90岁那年曾获业余棋手五段称号。

名	人
书	斋

记者得知，中国邮票公司为庆祝中国著名天文学家李鉴澄先生百岁诞辰发行纪念邮票一套。

李鉴澄，字伯涵。1905年1月20日生于江苏吴江。1925年2月在厦门大学物理系学习，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

校工作。1930年7月由厦门大学调入天文研究所，参与了紫金山天文台和凤凰山天文台的创建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曾任天文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天文学会评议员、北京天文馆任研究员、科学顾问、《天文爱好者》主编。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李鉴澄是我国最早研究地球磁场的专家之一，开辟了我国东北地磁研究的先河。他以其渊博的数理造诣和长期从事天文实测的专长与经验，还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历法和天文仪器的发展史。

本报记者 潘衍习 许涿摄影报道

■相约长寿老人

曾有辉煌过去
曾经风雨人生
如今，一切归于平静
没有人知道

这里，住着一位百岁天文学家



对本报颁发的“长寿之星”证书，老人看得非常仔细、认真。 □晨星/摄

这里是南城，一座临街的老楼，一个十三四平方米的居室。

室内没有任何装饰，陈设也非常简单、非常俭朴。除却环墙四周放置的一张单人床、一对沙发和一个长条沙发、一个酒柜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家具，也没有时尚的电器。大约六平方米的室中央，便是主人活动的空间。

没有阳光进来。春日的暖阳在阳台间停住了脚步。

很少人知道，这里是一位百岁老人的居所；也很难想象，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李鉴澄先生就住在这里。

岁月无情，当年中国天文界的“九老”，一个个相继驾鹤西去，如今健在的竟只有先生。

先生爱下围棋，历届“陈毅杯”比赛都参加。95岁那年，成为五段棋手

按着约定的时间，五月六日上午十点，记者拜见了这位天文界前辈、长寿之星。

看到的先生，慈眉善目，须发霜染，着一身中山装，就在一把木椅上静静地坐着，表情是那么平和，那么安详。

“爸爸，梳梳头。”女儿李曙递给先生一把梳子。先生接过梳子，认真地梳理起来。其实，先生早已梳理过，女儿只是为了锻炼父亲的动手动脑能力。

望着面前的先生，顿生无限感慨：如果不是前年那重重的一跤将股骨头摔坏，相信此时的先生一定是在街头的小花园里散步、赏花、晒太阳……先生晚年的生活非常规律，户外活动是先生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不是在98岁高龄上因换人工股骨头实施了全麻手术，使先生的元气大伤，或许此时的先生正坐在棋牌室里与人对弈。先生爱下围棋，虽然年事已高，但才思仍然敏捷，以往每届的陈毅杯围棋赛，先生都必参加，而且还会取得较好名次：或第二

名，或第三名……终于，在95岁那年，先生被晋升为五段棋手。据说，这是业余棋手的最高“段位”。遗憾的是，2002年春天那一跤，让先生永远的告别了围棋，也改变了先生晚年的生活轨迹。

听先生的女儿李曙讲，由于有同样高龄的母亲精心照料和科学膳食，先生的身体原本很好的，95岁那年还能逛商场，一次，还从西单商场一下子买了5套床罩回来，分发给5个子女；97岁时还能上下5层楼出去买菜、买鸡蛋……那时，上中学的孙子、外孙如果在数学、物理学习中遇到难题，还要回来向爷爷求教。是2002年春天摔的那一跤，使先生的身体遭受了重创。那一年，98岁的老伴儿因为先生着急，竟一病不治，离先生而去。

先生重听，需要在耳边大声嚷才能得到回应，但目光却还有神，能借助放大镜读书看报。听照顾先生的阿姨说，前不久，先生看到一篇介绍大女儿李曙的文章，非常高兴，举着放大镜看得是那么认真，半天都不觉得累。

先生说，我饿啦！哪怕买两个馒头都行，不要买假的；阿姨说，先生很好伺候，不挑剔

由于先生重听，交流困难，所以，记者提出的问题，比如先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生活习惯、长寿经验等，大都由女儿李曙或外孙代答，而先生却像一个旁观者，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表情始终淡然。

说起来，先生的生活习惯和饮食起居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先生崇尚节俭，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从不愿意让子女为自己花钱。“每当他的袜子、棉毛裤破了时，总是坚持要阿姨补一补再穿”。他甚至还特意写了“以后再不要给我买衣服！”这样的字条，向子女们发出“最后通牒”。

勉强能成为先生饮食特点的，



与同事研究卫星“拦截”观测方案



1987年在天文馆展览厅视察工作

就是先生爱吃水果，爱喝汤。每顿饭后先生都要吃水果，香蕉、苹果或橘子，什么都行；对汤也无特殊要求，无论是鸡汤，还是蛋汤或者菜汤，均无不可。再就是出生在江苏吴江的先生，至今对鱼虾仍有偏爱。“爸爸爱吃虾。”李曙说，“爸爸的家乡是鱼米之乡，听爸爸说，他小的时候吃鱼虾非常容易，而且吃到的都是刚刚打上来的活鱼、活虾。”对家乡饭菜的那种特殊感情，也许就是先生至今对鱼虾偏爱的原因。

采访中记者忽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先生拿着一块巧克力威化吃了起来。阿姨笑着解释说，“刚才老人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我饿啦！’”阿姨说，还有一次，老人也是饿了，说：“我的肚子饿了，有什么吃的吗？哪怕买两个馒头都行，要买真的，不要买假的。”一句话，把我们都逗笑了。听阿姨说，先生很好伺候，不挑剔。还说不知为什么，这几天先生老要馒头吃。

平时如果天气好，先生会要求到楼下去晒晒太阳，如果天冷或有风，就在阳台上晒一会儿。作为科学家的先生，当然也懂得晒太阳有益健康。

听李曙讲，除了下围棋，先生还爱看京剧。一打开电视，先生的首选就是戏剧频道，一边看还会一边给人讲解剧情。很多古典名剧、名段和京剧名角，他都非常熟悉。下围棋、看京剧，曾经是先生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

女儿说，父亲烟酒不沾，也无其他不良嗜好。生活规律，淡泊名利，心态平和，膳食科学，可能是父亲长寿的主要原因。

参加了紫金山、凤凰山天文台的创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先生的“当年”不一般

临近中午时分，大女儿李曙从单位赶来看父亲，年近古稀的女儿仍像小孩子一样依偎在父亲身边，轻拂着老人的手，“爸爸，爸爸”亲昵地叫着，其情其景，使记者心头一热。随后又有敲门声，是还在上学的孙子赶来看爷爷。由此可见，先生一家可谓子孝孙贤。福寿两全的先生，晚年尽享天伦之乐。

两个女儿都说，其实她们过去并不太了解自己的父亲，她们从小感受到的父亲是那样的热爱天文事业，工作又是那样的认真，而且淡泊名利。她们对父亲的了解，是从后来陆续见诸报刊的一些有关文章中，一点点积累和不断加深的。

现在看来，先生的当年的确“很不平凡”。

1929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厦门大学，翌年，在其导师、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举荐下到南京天文研究所工作，在导师的领导下，参加了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全过程。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了诸如《星之权衡》、《猎户座大星云》、《星期检算法》、《超新星》、《太阳黑子之观测》和《论周髀算经》等一系列研究论文。据说，先生提出的太阳黑子观测方法，至今仍在沿用。

1937年底，南京沦陷。为了保护紫金山天文台的仪器、资料等财产免遭掠夺和毁坏，在余青松的领导下，先生与几位同事经长沙至广西，辗转越南，最后将

其护送到云南，随后又参与了云南凤凰山天文台的创建。1949年2月，东北解放区的领导到江南招聘人才，先生带头报名北上，先后在东北科学研究所、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任研究员，在《东北科学通讯》月刊任主编等。其间参与了哈尔滨、大连地震台的恢复和长春地震台、黑龙江绥化地震台的创建，为东北地区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地震地磁观测研究网站，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7年7月，先生调北京天文馆任研究员、科学顾问，一直到1987年退休。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先生组织领导了那次史无前例的观测活动。在没有专门观测设备的条件下，他提出了用一般天文望远镜进行“拦截”观测的方法，这一方法被后来系统的光学观测证明是有效的。

在北京天文馆工作的30多年里，先生无论作为1958年10月创刊的《天文爱好者》首任主编，还是作为天文馆的科学顾问，为天文知识的普及可谓呕心沥血。1962年先生就亲自编创了人造星空节目《谈天说地》，还编写了大量的科普读物，如《人造卫星问题解答》、《科学技术名词解释·天文部分》等等。

此外，先生还致力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些考证和研究，先后发表了《晷仪》、《岁差在我国发现、测定和冬至日所在的考证》、《中国古代浑仪结构演变》、《中国历代日月交食周期的研究》和《论东汉四分历的晷景、太阳去极和昼夜漏刻三种记录》等一系列论文，解决了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受到天文史界和考古界同行的高度赞扬，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其中《中国历代日月交食周期的研究》，还被评定为“世界华人重大学术成果”。

今年值先生百岁华诞，有关部门要为先生举办一些活动，以示祝贺，而先生的五个子女，则送上了一副对联为父亲祝寿，对联是：松钦鹤羡天文一代常青树；德厚功高寿星百岁不老人。

记者不才，也借此敬献一联，为先生贺寿：紫金山上，凤凰山巅，续写中国天文史；淡泊名利，献身科研，无欲则寿享百年。

祝先生康健！

□本报记者 晨星



澳门回归牵动着老人的心



参加“陈毅杯”围棋赛



老人与小重孙

李鉴澄：

天文界百岁第一人

文/本报记者 麻晓东

熟悉李鉴澄的人都说他是一位从不炫耀自己，并极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连他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场合的照片都不好找，因为常常是一到合影的时候先生就借故走开了，或者就是站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李鉴澄作为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古天文学、天体物理学乃至天文学普及工作方面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也堪称是我国现代天文事业发展的百年见证人。

2005年的1月20日，正是李鉴澄先生的百岁寿辰，这一天，他的5名子女和众多天文学界的专家学者都来到家中为他祝寿，鲜花、生日蛋糕、贺卡和来宾的祝福声使一间小小的客厅中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李先生穿着一件红色的唐装静静地坐在客厅中央，3年前的一次手术使他的左腿受到了一些影响，思维已不如以前那么敏捷，除了家人和几位老友外，他已很少和人交流了，但他的子女告诉记者，其实父亲的心里仍然很明白。当他看到十几位客人中还有一位没有

吃上蛋糕时，就立刻示意子女们为客人端上蛋糕，原来那位客人因为患有糖尿病而不敢吃，当听到李先生特意的关照时，不由得连声说：“李老都发话了，我一定要吃上一点。”

生活中的李鉴澄淡泊而简朴，围棋是他一生最大的业余爱好，90岁高龄时他还在“陈毅杯”围棋比赛中获得了业余五段棋手的称号；而最令人羡慕的是，他与夫人杨国香共同度过了70年的美满婚姻生活。

相濡以沫70年

李鉴澄与夫人杨国香是同一年生人，夫人仅比他小3个月，1932年他们喜结良缘后，杨国香一边继续坚持教师工作，一边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新中国诞生后，杨国香跟随李鉴澄先生先后来到长春和北京生活。来到北方后，由于她只会讲一口上海方言而不得不放弃了教师的工作。此后，她积极参加街道居委会工作，义务为居民服务几十年，她以善良的心地，勤劳的作风受到了大家的爱戴和尊敬。

- 淡泊名利，生活简朴
- 70年的幸福婚姻生活
- 90岁获业余围棋五段
- 95岁仍乘坐公共汽车为子女们购买礼物
-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李鉴澄的子女介绍说，其实父亲年轻时身体并不很好，得过伤寒，还有比较严重的牙周炎，甚至吃香蕉牙齿都会出血，而到后来身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健康，也与母亲的悉心照料密不可分。李鉴澄的许多老同事也都知道，李夫人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即使是粗茶淡饭，她也要精心烹调，合理搭配。有时李先生在家与同事们讨论工作到吃饭时间，李夫人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出一桌丰盛的菜肴来，他们都称，李先生的长寿，与李夫人的科学膳食密不可分。

李夫人年过八旬以后，由于心脏病和关节炎的病痛，渐渐离开了厨房。这段晚年的退休生活，夫妻二人又调换了角色，李鉴澄开始了对妻子的细心照顾。李夫人由于有心脏病，自己还常常忘记服药，李先生就总是在饭后戴上老花镜，帮助妻子把各种药按剂量准备好，然后照顾她服下。李鉴澄自己很喜欢吃水果，在饭后他经常把水果削皮切好，就用刀扎着一块一块的水果喂给妻子吃，直到九十六七岁时依然保持着这种习惯，而子女们每当看到他颤巍巍地用牙喂水果给母亲吃时，总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寂寞的围棋高手

李鉴澄在6岁时就进入私塾启蒙读书，他聪颖好学，还常常在课余之际跟随父亲到茶馆去下棋，因此很小就迷上了围棋，并常与成年人下棋，颇受乡里父老的器重。他的父亲见他聪明有为便为他延师授棋，使他的棋艺很快有了进步，不久他的父亲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1924年，李鉴澄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他除了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系规定的课程之外，还选修了天文学和实用天文学。授业老师就是中国著名现代天文学家、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者、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余青松。在余青松等教授的循循善诱的教育下，李鉴澄利用自己较深厚的数理知识基础改学天文学，不久就在同学中脱颖而出，深得余青松的赏识。在大学的紧张学习之余，李鉴澄仍致力于围棋之道，他常到学校老师孙贵定、杨武之（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之父）家中下棋，成为余、孙、杨诸先生的忘年交。

工作以后，李鉴澄在百忙之中也总要挤出些时间，喜欢和同事们下一盘围棋，退休之后他有了较多的空闲时间，几乎年年都要参加老同志围棋赛，年年也都名列前茅。1995年，他以90岁高龄还在“陈毅杯”老同志围棋赛中获得业余五段棋手称号，这犹如专业棋手获得九段一样荣耀。直到2001年以前，李先生在小儿子的陪同下，一直都在坚持参加围棋比赛，子女们都说，父亲每次赢了棋回来都非常高兴，而即使输了，他也能非常平和地对待。

李鉴澄由于棋力很强，平时已很难寻得对手，因此常常技痒起来就一个人在家中摆棋，有一次他的肠胃突然不适起来，适逢一名棋友登门拜访，他顿时就高兴得忘了病痛。95岁以后，他的视力下降了很多，下起棋来也很难看清了，这也

成了他很痛苦的一件事。

长寿之道

除了围棋以外，做广播体操也是李鉴澄的一项业余爱好和锻炼方式，他一直坚持了40多年，退休后还常常叫上妻子一同去户外做操。

生活规律和饮食节制也是李鉴澄先生的养生之道。数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非常规律的起居作息。在饮食方面，妻子做的饭菜总是荤素搭配，并经常选用活鸡和活鱼来烹调食品。李鉴澄在正餐时每次只吃一碗饭，即使过年过节菜肴再丰盛，他也从不多吃。此外，每日三餐他都必吃水果，但从来不吃固定品种，只要是水果就行。

李鉴澄先生的一生都保持着非常平和的心态，与世无争，对于物质生活非常满足，他所穿的衣服、袜子都是补了又补的，在几年前身体状况较好时，自己还总把洗过手的水接下来冲厕所用。

李鉴澄先生的家庭也非常和睦，他共有五名子女，长女已71岁，最小的儿子也年近六十了，除了一个女儿已退休外，其他的几位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子女对父母都非常孝顺，李先生对待子女也很关爱。每到春节，他总是把每家的压岁钱和礼物准备好迎接子女们拜年。在他95岁高龄时，还独自一人从宣武门家中坐公共汽车到西单商场，为每位子女选购了一套床罩，又自己拿着五套床罩坐车回到家中。96岁以前，他还经常自己出去买菜，有一次下雪他去买鸡蛋，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滑了一跤，造成手骨折断，从那以后才不再自己买菜了。

2002年的春节前，李鉴澄先生在沙发发时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股骨折断，他在征询了医生的意见后，与子女们商量决定做手术。虽然手术非常成功，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可能是麻醉药物对大脑产生了不良作用，思维一下子变得大不如前了。更不幸的是，妻子杨国香在他住院期间不慎得了流感，在当年8月逝世。李先生出院回家后总是问妻子在哪，子女们只好一直瞒着父亲，只是告诉他母亲住院了，但她们也觉得或许父亲已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有时总能在夜里听见父亲叫着“国香”的名字。

现在，李鉴澄先生借助“助行器”已能慢慢走动，在他百寿寿辰来临之际，他还亲手写下了“同登寿域”四字由子女们做成贺卡，送给每一位为他祝寿的来宾以表谢意。

解放前，李鉴澄先生就参加了紫金山天文台和凤凰山天文台的创建工作，并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天文观测和研究。在工作中，他始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以正直、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影响和教导了一大批年轻的天文工作者。

脚踏实地的作风

1957年7月的一天，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北京天文馆的门口，从车上下下来一位50多岁的学者，当时天文馆中有一些天文培训班的同学们正在

1月20日，李鉴澄先生在家中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100岁生日。作为我国第一位得享百岁高龄的天文学家，李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淡泊名利，朴实无华。



打篮球，这时，北京天文馆的馆长陈遵妫先生迎了出来，向这些年轻人介绍说，“这位是李鉴澄先生，是我请来的科学顾问。”

赵世英就是这批年轻人中的一员，他也是这个班32名学员中后来唯一一直留在天文馆工作的人，对于近40年前第一次见到李先生的情景他仍然记忆犹新，他后来也成为了李鉴澄先生的“忘年交”。

赵世英与李鉴澄先生最初的接触就是从学习广播体操开始的。当时天文馆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都有广播体操活动，只有20岁的赵世英每天都在前面带领大家做操，而李鉴澄先生也每天坚持做操，他学得很认真，有时集体操完后，他还请赵世英个别辅导，从此以后两个人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来往。

李鉴澄在北京天文馆工作了30年，曾先后担任人造地球卫星观测组负责人和《天文爱好者》杂志首任主编等职。这期间，赵世英曾多次与李先生共事，并得到了李先生的多方面教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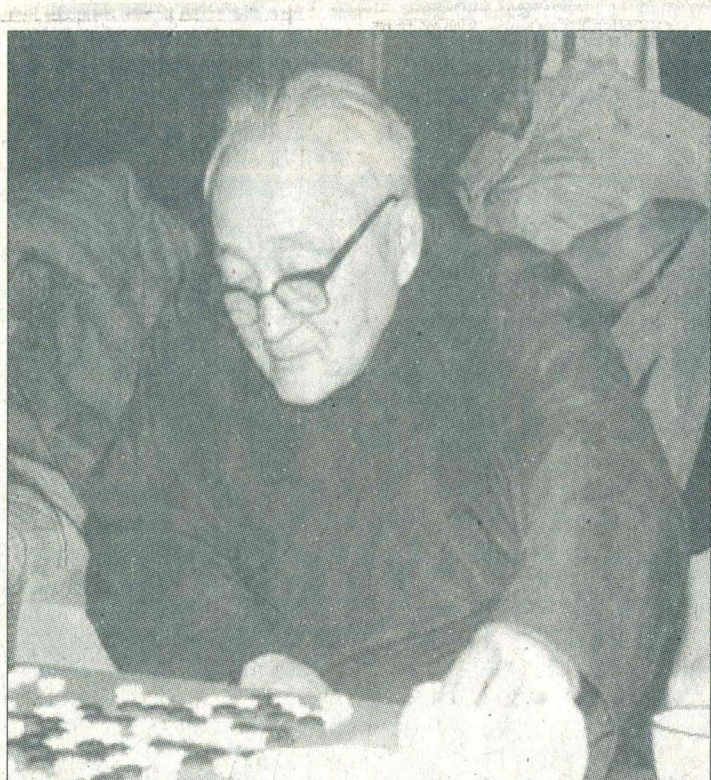
1957年10月，前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北京天文馆立即组织观测，在没有经验和专门设备的情况下，李鉴澄提出了“拦截观测法”的创见，使得观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58年，《天文爱好者》创刊后，李鉴澄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主编工作中，他极重视科学概念的严谨性，数据的准确性，新资料的可靠性和文章的科普通俗性等要求，对每期的文章都要审定修改和把关，甚至一条小消息都要自己看过。赵世英的宿舍仅和李先生的办公室一墙之隔，经常都能看到李先生晚上在办公室内加班的身影。1961年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天文爱好者》被暂时停刊，北京天文馆的领导让赵世英在展览厅中编辑一块天文壁报，每周大约要组织一万多字的文章，由李先生担任总主编，这期间，赵世英更进一步接受了李鉴澄先生的指导，在学习科学精神和掌握科普工作方法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此后，赵世英在承担的太阳黑子、彗星、火星大冲、狮子座流星雨等一系列重大天象的观测任务中，都受到了李鉴澄先生的悉心教导，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正直求实的科学家本色

李鉴澄先生一生遵行“少说多做”的态度，他的5名子女中有4名都取的单名，而



唯独给最小的儿子取名“践行”，可见他的求实作风。

李鉴澄先生虽然与世无争，但他却敢于坚持科学真理，一生保持着正直求实的科学家本色。在文革期间，李元先生撰写的天文节目《到宇宙去旅行》被“造反派”们认定是“大毒草”，他们多次要求李鉴澄先生为此定论，但李先生始终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普节目，而不肯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后来，他被下放到团河农场改造，受到了赵世英等同事在生活与劳动中的多方关照。

文革后李先生更加精神振奋，1978年落实政策时，在北京市科技局的一次大会上，当李鉴澄在发言中表示：“我今

年74岁，我要当47岁过”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李先生80多岁后才退休，退休后仍然做了很多古文方面的考证工作，在83岁时他还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天文博士生的主持评审，当那位博士生拿着论文到他家做礼节性拜访时，李先生非常认真地审阅了论文，并进行数据的核实，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那位博士生十分感动。

李鉴澄先生90岁之后仍然工作不辍，不觉老也不服老，1996年，赵世英也退休了，他去李先生家中探望时告诉了他，李先生不禁十分诧异地说道：“连你这小孩都退休了？”

■执行主编：麻晓东 ■版面主持：李芸
■美术编辑：黄山 ■版式设计：张京

北京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向北京市科普工作者
赠阅《科学时报》

中国科技馆
向老科普工作者
赠阅《科学时报》



李鉴澄夫妇95岁时的合影

